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泣以聞上部禮部遣祭工部遣官管**禁事盖公品正** 弘治七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庚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欽定四庫全書 長樂謝公卒於家其子鄉貢進士廷柱歷中書事得計 圭军集卷十八 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公行狀 主军,集 明 羅犯 撰

三十有七年弘治庚戌年六十七以疾請歸長樂疾良 也跟名有識鹽過見公在產兒中目光如炬喜日吾恃 陷通議大夫實在廷大臣典禮亦宜之公諱士元字仲 此孫大謝氏又皆於僧樓居陳夢大星起樓上寤而覺 夏出即知為學常在鄉校陳祖如中書舍人登之女弟 愈又四年疾復作至是卒年七十公自為童時已斬然 廣信水平二府四川右然政右布政使至今官縣歷凡 仁登景泰甲戌進士官戶部雲南司主事建昌知府歷

いむ 中全書 ・主峯集 以它事恐兵官皆股栗自危姦無所伏郭內外十里不 穿衛夜舊六七發而兵官影成不可爬搜民大困公至 香使織公罪不可得時崔莊敏公為少幸薦公於太幸 正尤勇與閥人敵閥不勝忿欲中傷之幸其去而繁產 在部督通州倉首陳四弊大為部諸老所奇而苦於持 非古不學場屋之習其餘事也故禮部廷試皆入高等 王忠肅公以公才宜典郡遂以知建昌建昌民錯兵居 公於居以為公占既長通毛詩出入諸經子史為文詞

問亦以風俗尤戚兄弟之相訟者多詩以諭之惟曾氏 之者也有圖曰敦化曰表忠曰勘學圖繫以詩學流民 李先生親墓表黃孝子譚節婦門以風俗皆其請而行 槍以戒我新城隍廟風雲雷雨壇境社如之以禮神祠 盛新藩泉分司新驛屋及船郵亭如之以實新城樓及 拾遺民日就能溢乃大新學官作禮樂器立觀檢亭考 射禮於吳諭徳夢弼購書萬卷貯講堂江以南學為極 一詩與三圖今風傳於人政大要於止姦南城民中得

次已日草在雪 其一人先入券粗見公即此日爾何偽乃爾民驚以為 人骨至公猶欲來能也懷偽券訟田宅者貴魚來而推 之官宣徳中荆國新去之斯吏治多姑息而無良習器 吾畏謝公吾去巫忽覺如常女子先時民刻子偽平章 曰是濟人所神為靈哥者今越吾境何能為妖謂巫曰 石碎于庭而止復有巫自魯來妖憑之言禍福如響公 伴驚集其隣升屋下之以為神嫗曳離趨如市公取其 石像潛蒙以腐鼠置屋上鴉潭噪而啄之去來盤旋民 主军集

於門皆逸去比郡一再饑郡民始而警然既而寂然若 神而僚吏愕不知何以公笑曰吾見其券年踰二紀而 をかられたとうで 所按逮者屬有疾日一入其寝死殯祭之而為之歸祭 至過引諸巴而善以歸之故終其任而胥隸亦不聞有 券之紙今式也令吏試抱二紀前案驗紙式果然諸伺 新穀升閉廪者十七八貳佐自遠歸載酒飲其部部使 不知者公豫倡以俸金而富民争開廪延雜不旬日而 教授死劉訓導繼之二室之養垂欲流公歸蔡於章歸

政之四事全書 以任須掠民畜以食飲兵官素無肆而括人驍礦其不 學士張公為之碑公不可撤祠路碑以去復立在信年 教底幾於古循良而遂有父母妻之封九載郡民詣闕 來考察江西列薦者四人公其一馬大約謂公崇尚風 劉于蜀今漳蜀之人猶稱公仁者成化中大理御夏公 上書請留陞從三品俸仍留郡諸生生祠公於學翰林 久弗 發而括人冠鏡前去後至絡釋恒數千人曳行旅 殺於建昌三之二而治聲實相将屬縣永豐舊治銀閱 主等集

卒不及公自甲先出而賊伏四起呼聲動林木以筅遍 遇易而射之左右白公公驚日此伏而誘我也急招邏 之乃勒兵循靈山東並水平溪瑜靈於山下趙之賊聞 聞皆沟沟自惜時厚公者幸公將代可去以避其鋒公 解嚴至則不壘而休于僧寺且炊俄而我避卒與誘者 公至伴遁而留二三為誘謀不覺以真來白故我兵皆 日見難而避無勇貽患於人不仁無勇不仁去將馬用 公環而刺之左股為筅所中血流洞難柘陽巡節者選

がとり 車全書 土 生業集 子於是蹤跡其所出入或捕或殺至數百人盜幾盡或 依違養冠為已地公日盗鼠也飼猫於室而骨其足可 時事入朝補永平以憂不赴服除有蜀之命當分司東 遂臨穴怒日此禍穴也築之以絕窺睨公還未當言戰 猶裹瘡督戰如常所俘殺甚與得其賊首乗勝破之公 呼警賊曰我公也賊何敢殺天子命吏賊亦愕相視公 民性於冠攘而亡命逋逃是主是来縣凡三劫而有司 川東鄉縣者荆腋陝首猿巢虎穴之錄皆彎弓帶劍之

王兵縣得不徙而迄今亦無變建始變之僻縣也縣官 使置為異域不幸往者餘五十年公負知之徑按其縣 素以須代不則割攻於路不立主名以恐其來代者部 足也奈何不聽機縣長吏因舊城覺之而沒其惶戍以 五グロアグラ 摊虚名而實掣肘於其頑噤不得以符契從事惴惴尸 日縣可徙也公曰盜畏遠乎畏有備乎即遠百里盜有 非公不可乃進今官巡撫之時吐蕃大娃小娃生熟一 **廉得其點窮治之黨解去比他縣在蜀六年上以全蜀**

次ピコートに書 官以考實得十三萬石有奇以舒邊饑已酉蜀大饑民 關節盤錯名為代輸實白著庫硅然公務籍以驗數命 生矣公寒惟徐行命譯者楊國威武衆一布一摩之去 暴率其醜來獻羊豕羅拜道左曰乃令見天朝大臣吾 慈亭障嚴斥堠選軍實若不知其為變者恐亦幸其未 **白致人不致於人不戰而屈人之兵吾用之乃托行邊** 夷相煽以變邊人告急公曰比其發吾不可包荒兵法 公因視邊康虚實先是邊儲皆諸郡稅畝以充而姦民 主筆集

事不顧利害必達其志雖雷霆在上此然不動而一言 之而勤滌其穢以防疫飲病者以藥莖死者以叢塚於 流入會府日如蟻公為廣室於城内十餘區為粥以食 合於道雖武夫賤隸以改容謝之羅一年張東白二太 食所親活數萬人全蜀以安公為吏善應變神施思設 東郭外給歸者以符使得傳食以至其處豫機州縣於 其日關白之行荒政事宜於屬郡而日夜規畫不遑服 不可端倪始視之若越尋丈而揆其終卒無失尺寸遇

金少巴尼西

官事如家事嘉公真確論也然疾惡如仇者於性本故 然有餘其於親戚亦然嘗率其族之有力者益其上世 不能婚喪孤不能自食貧鬱屋者公力為之所又若沛 不許聚食餘千指用數磨公自飯粥于堂以率而族之 入弟姪主之當一弟女歸裝具差不敵必買諸市弟辭 事從父如父疾必皆藥以進三弟終身不割電自食俸 亦有危公者公未當見于言面公至孝居官两迎父養 史與公交服公改過之勇建昌學成夏方伯記之以處

次ピコ事を書

圭峯集

或以吏事多公則監矣公考磐以公貴封中憲大夫建 贏以預不虞家居嚴以有禮內外斬然無敢疾機警於 五岁日月八三十 昌知府如陳氏封恭人磐考琬琬考鍾鍾考用弼秘徳 約庫稿若干卷藏於家詠史近體三百首梓行於時而 玩易軒初號約庵老更曰拙庵曰拙吾實録也所著有 者非甚疾東炬諷誦永夜乃休尤好論兵晚亦好易作 凡上喪建祠堂祀先旦望族以班見買田以祭而儲其 悶耀濬有本基其先越之上虞人福清在宋曰玉耻州

公于雞籠山之些則弘治丙辰歲之十二月二十三日 孫女三桂慶幼未名廷柱匍匐歸就哭位哭已如詔葬 **壻高鏼宾在室謀文試錄亦學生也孫男二本寬本忠** 高均完择李詢官将黃謀實将陳文試寅将陳廷相宜 **取之母實曹姓選而側室于公者女八實将鄒根容将** 翊公德子男三長廷柱次廷非次廷軍軍縣學生也非 長樂之謝祖齡壽而始大於公公娶陳選部艮之女實 有日齡壽者來官之遂籍福清國初自福清徒長樂故

火に日中と上司

嗚呼民可却以術使徳已也或惟思者而智者難或惟 朝者又為文集詩馳以為公毒及今又皆哭公盡哀馬 争隊而入公一無所受而今年春公壽七十郡之仕於 會哭於闕下又四年予惟憂家居公得請道郡歸郡之 年公去郡又復十年先皇帝在棄萬國自蜀來復與公 宜有傳然而知先公而狀之非子誰也予少侍公學十 也舍杖泣來告日先公幽堂宜有銘墓隧宜有碑國史 金グでたろうで 人空巷迓公至摊公之與不可行操豚漿素金來飽者

勘云 近而遠者難今之德公者朝之士且然獨愚者乎三十 用是撮其縣謹俟立言君子銘之碑之傳之以為世吏 年且然死且然獨近乎予不通於古敢問公非仁者與

蕭母孺人行狀

夏霄蕭華夫先生之妻監察御史柯之母彦威父與甫 孺人姓曽氏諱掌珠泰和長溪人處士彦威之女萬安

火足马与人

主奉集

與南父祥御萃夫父重山處士重山父某皆能以其家

式竟亦其能如也既許歸華夫重山素方嚴姑劉氏亦 長而在閨學女事或時誦古書雖家人不能見其面姆 聲振於二縣中而彦威妻魏氏魏亦安成宗家內則世 亦心幸老遺五稱脫有不諱可無憂羹憂正統丙寅疫 欲端冢婦於其初備設諸難以為試自則徐隨應之如 以其女事示其宗親妹極傳觀情嘆達于疏屬或以為 水注地莫不曬布姑大悅賀重山能為宗子得婦重山 嫻故孺人生而柔慧夙成姆不能施其規矩教論之益

金少巴尼人

暨孺人華夫七人五輝於孺人叔也門戶狼籍不可支 殯莖雖草具亦廳以禮事既定所存惟重山所遺五程 哀者孺人曰烏有執舅姑之喪而不哀者乎哀如常斂 勢乃大熾不可為卒皆斃凡南方該禁疫喪哀哀夏及 侍汝出掃除焚滌處吾出掃除焚滌處汝入侍無間疫 也孺人曰此吾骨可碎吾足不可移惟與萃夫約吾入 呼呷門閩絕無屢跡雞大雅逸不知其處或曰歸可避 果入室中姑姑劇又中重山亦劇又次第中家泉羣然

火已日月公島

圭峯集

五分四月台灣 為衣得維綺簪珥馬量門閥之宜而委禽以婚得金錢 亭亭乎於是悉發箧實得布馬時五叔之寒温而製以 夫曰木推折甚矣然根存猶可培也假我數年吾見其 過者傷心孺人撫五稱叔或汝然而悲又忽而喜謂幸 年迄今一縷一鉤之復實於箧而他之畝割入戶者倍 呱呱在褓若弗子曰吾所愛何敢視舅姑所愛矧其無 馬資之對師以學視其學成馬者而又資之以進取敵 所怙恃一蹉跌何以為解拮据徬徨綢繆補苴越數上

能權子母為居積乃聚謀曰吾扮吾頭顱至吾腔踵吾 欠己の自己自 父嫂母謠之君子以為確論子三人伯升文仲御史季 苦孺人不能奪然日猶為之點檢若初不懈人以為兄 供吾吾奚以安曷若割而自食幸釋二人重負何如旨 以父視之亦吾嫂也盍以母視之兹猶總領日僕僕以 君至推擇為長掌區稅事五叔亦擁雄名斬出邑里自 舊之二户之口升入縣籍者倍疫餘之十華夫遂将封 居而盧出而騎坐而指使傭奴其吾能邪緊吾兄也盍

二日得家報白函疑馬剥之丙辰十二月十八日孺人 金少日尼人三年 言與西涯先生同世而不得一言以為重是自藏也況 遊于西涯先生門又當同院往臨吊御史泣謂曰人有 某年月日奉益於縣龍塘某之原瀕行死比縣人也同 展吉士立臺三年軍典思封以月日計乃兹四月二十 升廷皆遣學進士業御史登弘治癸丑高第入翰林為 告先生率民逸民安民懷民用民表盖孺人孫也將以 **殁此計也年七十有三御史請奔歸治喪且謀諸伯季**

藏父母不可先生忍藏吾母乎然吾母之行先生不知 子刑科給事中文貴封太孺人制下給事於邸馳僕歸 皇贈給事中張府君妻李氏諱兆明弘治十年春以其 能解也謹狀 是請幸賜之銘與殞吾身以報吾母有問矣死哀之不 也今吾昏瞶不能一二數數一二子亦必能之吾將執 幸遊其門而不得一言於其父母是藏父母也自藏可 張母太孺人行狀

沙里里车全書

主军集

母曰施氏又曰彭氏生母也二母侍律雖終身惟鞠孺 章皆邑條魁名人而彦章父曰杏隱洪武中以其詩鳴 母以干宗工銘發函孺人父律鑑大父祖訓曾大父彦 語之犯往吊泣不已出一函拜且祈日文必得子狀吾 至至之日給事但括叶號吊者至及向之鄉之吊者泣 懿警殿亦自天至達知古書操筆大小書矩正規完如 人業愛稠息過甚庸體長養涵濡志全璠璵而孺人純

刻期數至日而孺人以二月五日歿其家亦刻日數計

分りを

及己の百人生 者刘弱的魚墾田藝稼者無雜傭張唇利口以徭公家 緒錯其之適理府君日支門戶多外出军內顧孺人蒙 律鑑喜曰吾将也許之張故大家也孺人歸事方絲樊 波紋鉢人目皆媒有入李氏朝見律鑑意色皆緘口歸 駕者恭牢豕豎牧羊犢者無薪蒸備電爨藝疏灌集旅 府君幼實倜儻好學有令名邑里莫不聞一媒試言之 法度士陋凡下里市衛布縷不為為必輕盈净潔明真 不及閱言如之而日自就緒婢之慧者治麻泉羞酒食 主军集

金切四月月 弃意必殺覆其家乃無會盗起縣界府君結族援以備 吾有庫藏吾有康會其如子何謂孺人也初諸事事者 子婚親宴廟祀日若汉井而出源源不知其自府君曰 各惟其羯府君惟視成至數十年私用公輸貧賙喪賻 極慘怛至對案不食府君覺之為霽其嚴然終用是賈 **愆度即小不貰問左跼蹡無寧自便孺人口不言而意** 禍當疾尹饕錯其縣訟言聲於眾或以告尹尹怒該百 日入見府君皆猥縮傴僂或至顛躓雖子姓亦然或有

丁次ピヨーショ 門者皆拱手日烈婦烈婦云乙卯給事持節南方得便 得省馬孺人大喜大會實客格府君差于雕至今過其 僕資遣之訟于京事下御史速擊之置於法適給事亦 志也仇時方殺人人子弱不能響以賄免孺人佐以健 事明春秋三氏亦以賊不討不書薤復孺人孺人曰吾 葉雄町疃易髮誓必報又酱兒臂出血救不報不整給 考無所得得釋出出即患病死客舍孺人以舟迎喪歸 也仇家揣尹意誣以不執當尹尹喜舞煅之上于臺臺

家憂其夫而以已之所愛愛夫之所遺者能也德也亦 某某給事歸盆以下某年月日益於某之原嗚呼不以 一登癸丑進士至今官輕側室張氏出孺人亦如已出孫 朗言了了若當至其地而目擊之者其博見多聞近亦 也其靈承母亦竟無幾微於竟意婦以關下事語則更 省拜堂下孺人顧見命服忽掩面悲曰此女父之遺女 難能也而世或有之至於夫死于仇死已矣知有仇者 稀有春秋六十有一子給事而下軽輕輕凡四人給事

世復幾人哉死誠不忍當時宗工不及於此也謹狀其 友公可臣公言 祖諱某王於劉為甲乙族翰林之父南雄府君初與某 王翰林府吉士監察御史丙之母姓王氏諱某父諱某 孺人南京翰林院孔目封監察御史劉君之妻鄉貢士 槩且大者以告 寡矣或知之以遺其子者益寡矣而況立於其身復馬 同為庠舍生有契義自託昏故孺人竟歸翰林翰林家 劉母太孺人王氏行狀 主等集

金万巴屋有量 養珥之屬皆孺人傾箧與之且終不以洩于将家南雄 聚浙宵治麻樓葛越以佐費食貧甘甚如害習然南雄 **欲來轉者億其不取而止以故一累於翰林翰林無所** 嗣南雄南雄自翰林底吉士通判金華廉名為天下第 所至官邸徒四壁家屬悉歸集待哺翰林苦不能支又 取貨惟授徒寸累以襄事孺人始出於素佚亦即能躬 一意砥礪名節無少內顧三女嫁具無所出於聲佩悅 一雖仕十餘年囊無錙銖不免凍饑遭母喪不能莝有

九日日日上山町 · 主奉集 颦中弗 寧 能人有乞假亦無有徒手而反者宗親喪華 寢膳尚如始入劉氏時雖處久實門內外未當見其有 極歸獨事李宜人十年李年八十孺人亦年六十朝夕 豐少潔又如世富溢者南雄竟以直道得禍英宗朝以 人亦相忘的縮泉補以實且祭子贄師女對其舅姑必 鄉教武昌進教武進官極散漫終與貧不能脫去賴孺 悉屏珍玩鬻金市米以給更十年翰林始以尚書舉于 非疾病雖暑雨泥淖不敷吊哭終其身華靡珍麗之物

去壬丙同舉丙午明年丁未丙第進士改成古士入臺 金げらたるヨー 海内莫不聞而父紹緒亦既孔艱而克念哉母徒以温 年七十有七卒之日是為弘治七年七月三十日適蕭 飽吾二人為戚戚丙兹反命闕下適初考推恩得今封 為御史按雲南道歸省又喜曰而祖詒而以直清令名 亦業學喜日而祖而父踵胼此而食且六十年不可棄 而凶問又即至两方陸解出督馬政駐於都門外也響 一無所御安成人至今無不服其為劉氏婦主業學丙

欠己の日本はか 女贈長史某之妻祭府長史選之母也其殁也以成化 宜人姓劉氏諱某字月珠安福上城人隱君子仕泰之 予丙之同年也同為底吉士者也非優為之也當聞之 原而掩幽之石宜文以命世之豪必先以予為之狀者 凡五人其孫也丙請歸喪且以某年月日茲於某之 循讓適彭宜塌適易正時凡三人其女也珠發 琮玹 缺 丙也謹狀 贈宜人王母劉氏行狀 圭军集

墓下戰慄慄拜稽首言曰休哉臣母若復生其耿耿之 實燭泉壤凡再遭也長史在王左右弗獲棒以拜焚於 壬寅三月之三日屬弘治甲寅以長史前官翰林檢討 | 悅之日是吾同生也逮下不見其有厲色與叱咤聲妄 光間當泣語子曰吾母年止六十有九而已而在吾氏 之貴贈孺人及傅王功成進官故又進今贈語旨惶惶 五十有三年相吾先君養吾祖母也如其母而吾祖母 稱諸人亦曰是吾女也平居温温不見其有愠容妯娌

不可以可是 白雪里

他其從兄有大名次彭次劉監察御史其從姓愈事其 嫡庶辯皆擇仕族婚之與其所歸選娶於劉為家婦諭 也慎終也側室蕭氏之子也吾母合而字育之不欲以 慎恩也逢真也淑貞也吾母之子若女也慎獨也慎徳 或以諷終身不見裏言若嚴實馬又曰吾選也慎典也 時而漸替于初則日吾知鄉其衰對吾先君也或以規 無向衰者未當日此姐也仰隆之此姬也俯薄之兄弟 **暨婢僕曰吾父母也戚屬之多不能無向盛者亦不能**

火ビの巨人事

圭峯集

金分巴尼人言 兄次李給事中其叔父次曠為泉婦壻封主事劉東徴 逢真夫義官賀孚晉淑貞夫某部郎中某逢真子是 人或日必得吾子言後世知有吾母庶幾塞吾之悲吾 為甥也又日石橋縣之嘉地也吾母墓在馬兹二十餘 ·其何如予不能拒也謹狀如右然亦具其言云 如制於子成矣然不及其生逢之吾終天之悲也 少美乃始克承休光儀式以次俱陞職在有司

钦定四庫全書奉集卷六

中書圖源溥覆勘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曹 坦

校對官中書臣王 總校官庶古士臣何

思釣

膽銀監生臣陳

煜

骥

欠己日年と言 監察御上 彭君基 主拳集 **公司和** 正曰君里世他行葬所歲日 百江西提舉副使邵君 徐生走南城抵予室命 明 羅理 撰

為籍耳成化末同學進士日益追逐相唯諾見時有附 部時常別白時之忠佞若涇渭然至君則曰此所謂渭 其墓告來者為饒士世世割予既泣泣已思邵君為户 **慢貴縣至要樞者有芭直徑內降補官者謂曰是不可** 無留畛或坦坦夷夷人或易之子獨曰是非其性要有 思君平時言笑嘻嘻劇飲歌呼遇人無 丽汝見其肺肝 月有編修程正之誌銘在惟君貞臣臣行首貞願表于 也至其指為淫者則又若仇敵不少貸令兹果然既又

金为世屋 有量

之人曰是御史公商竈其兩德之又曰是御史不可干 觀陳息用為出巡測之鹽法予時奔先君之喪過之制 優伶家為恒君每得其機才發之竒中人驚為神始改 馳騎彎弓掠人道上事洩索急則扳戚里屬奴為援匿 鉗之于市耶至雜他同年則竟日寂無所指斥者子於 以私六貴人助富人奪人妻弗能得予喜曰是將嶄然 城之内外暨近畿横亘數百里降人營也歲朔風塵起 是蓝觇君弘治改元之明年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巡京

欠三丁戶二

走拳集

積之以待變仙釋幻惑其道左且不根語觸諱忌群陽 官不赚又假供養莊嚴摩耗百貨延于大農之錢方酣 危其禍英國張公獨首白辯君無罪宜貫諸大臣助之 **君時監光禄寺事奮曰吾不能嘿嘿以苟活刻時日至** 乃閹之點請入之自擅着目標榜鼓其幻徒日食于大 衙而持之遂下君錦衣就舉朝震駭莫不服君之忠而 于大官雖重得禍萬無恨明日疏入謂宜一切罷革儲

金好四月全書

矣予免喪至闕則弘治六年也禱祠事與上非其好也

卷十九

龄也於乎天難諶斯人事之入于無窮其不可知其穹 希龍又殁天下莫不悲其禍之烈既又莫不惜其不及 京即為憂明年治釋歸養其母吏部尚書王公建議起 而為墟蹊坎竇亦有也甚而陵谷之选與為變亦有也况 碑大隧之加於斯有也抑榛莽之敵狐狸之窟而或夷 召且大用以沛其施且惟希龍遺腹子天錫是嗣方三 君行召君矣而母李孺人殁未及葬君亦殁逾年一子 上意乃解然猶編管邊之隆慶衛伍在伍惟以母老羈

欠三日巨八十

主奉集

於兹墓乎則夫貞臣者固世倚以為重而亦其身之有 安于此惟子弗任厥職亦惟曰祗服邵君之役 之名内自六宫外暨蠻夷海裔莫不聞史氏當不有遺 與公均汀之長汀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皆生夫 夫人故都察院右都御史馬公配也姓李氏諱某字某 也而邵君又率其屬為君世世之托君其可以無憾而 不必比燉然君之字書與夫歌詩雜著天下莫不存君 夫人李氏墓表

銀好四月全書

初夫人生母坐辱見肉胞如毬狀甚訝之以為是必物 學生周妹未聘自孫女人九長皆夫人生與所生生者也 姐適節胡細女適節儒三姐適徐明六姐適廖本皆府 初隣之二三嫗走視之驚曰是肉毬也諺識有之凡毬 怪之為者急消之浴樂中須其絕姨救免須更又消如 生維以陰授上林苑監蕃育署承孫男文明文英文欽 文昭自孫男京城師女大妹適國子生周韶鳳孫女劉 人與所自生者也男緒入栗為即綜醫學正科緝府學

欠巴口車公言

主拳集

生者無男女必貴必到之出以浴母不得溺付姨浴之 金月四月在主 驗乎吾其不妄語已矣既笄歸公正統甲子公以禮經 嗟以為不能為久之前所述誠二三嫗喜相慶曰誠其 諸戚爭傳以為式或又聰其陋則慎懑不欲見見即咨 跬跡那及臧獲隣並至不識其聲況見其面及所攸為 他日嫗有入李氏攜其翦製組刺輕盈綽約出見諸戚 永樂壬寅二月十六其日也稍長凝秀端慧壹闥閩外 魁福建乙丑登進士入主户部 事以夫人來主内 事公

營壽藏于城東八里之樂丘時與夫人監與徜徉其上 御史夫人得令封以歸則又贊公曰必如是必如是公 湖湘夫人皆相如初以行及公翻然思老得詔加右都 膳羞移日賓退宵寐安安凤興入闕旦晝坐署處分與 右布政使尋轉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歸咏詩歌于于施施以為常公擢郎中遷四川祭政邊 得悉意于公入如客主夫人曰是不可獨吾力諸廼益 側室顧氏為助力益衆賓至公得中檻呼漿若吡嗟

欠己日年を

主奉集

金月四月月十十 啓以袝一如公命越明年癸亥正月二十日計始至署 敢不惟命弘治丙辰五月某日公卒葬馬後七年壬戌 於乎吾罪也既已又屬鍾選部曰若吾戚也若其謀所 吾母於吾固同温且飽也無擇也婚均吾甲乙氏之族 維動絕口吾顧出也吾幼不知誰出也緒也綜也稱也 五月二十七日夫人亦卒春秋八十一某月日緒綜緝 顧口樂哉是丘百歲後吾與若同歸于此夫人曰幸甚 也奪緒廢以廢吾也吾不得視吾母之飲且殯且葬也

雖中止然一時名震海内将卒帽懼用命克底成功為 予少側聞正統之季雲南孟養用兵有上言其將帥失 律張皇病民者天子大嘉異之詔即用往參其軍事事 予校南宫選部予所得士為知己其豈我欺於乎患天 以揭吾母之章章也選部乃入吾室且述曰維之言然 又觀維二事吾益信之因為次之熚鑱以表諸墓噫 不降祥祥不患虚患人無施施不患人之不知觀夫人 止庵詹先生墓表

次定四車全書

主拳集

言之則君也殁於甲辰六月某日今二十年矣其言事 事皆已見諸施行而在職以俾夷為華為已任會川夷 敢出身當之而君獨言之實方士先是疏言邊務十三 貴貴兵入道也害之切于肌膚而事之熟于備嘗然孰 時方訓導于蜀之會川會川與雲南接而君之僑寓在 為詹君名英字秀實也最後乃得其孫大理左寺副習 限也有貢與科實自君之教始人用是信之知其非一 一助蓋校官也而失其名及官于朝聞諸長老言知

請如司例行之者為令君首事發解于雲南士疏踵起 學以宣慰司置式衛限不與君時尚少以書抵都府擬 起必曰是由詹氏詹故玉山仕族也宋多聞人洪武中 張固上可之蜀賴以安其憂世不少置多此類初貴之 雲南河西教諭雖去蜀猶憂其患疏薦可撫蜀者侍郎 客或欲薦以臺職處之會已已之髮止歸會川滿考轉 可狀辭公卿聞其至皆欲識其面或納交或招致為重 旦偶然發者其始聞的也恐事掣肘非便自詣闕以不

欠已日日人

主 奉集

出成該瑞降以為與端時同舍生號王三遍者三遍者讀 句無不落聲而應或若天成古文奇字惟其目所流注 驚喜知詹之将必復振比少長從童子師游報難以餅 其非常兒取目前器物人倫字類引聲指訓漸及于遠 諱珍寶定襄生處士諱源是實生君君生三歲處士識 天口縱衡莫不如志貴寄蠻壞為潘庶事草草奇童崛 引物連類旁推曲貫約久截中汎抽試之百不失一因

金分口戶人一

始以定襄知縣坐界詢戍于貴遂為貴人於君為王父

寺副思程者學生惠其二孫適學生陸隣適鄉貢士張 益重人宣慰宋侯伯仲方擅文場壁立堅甚獨開一面 之二也若曰過之之云也積數歲學益進發為文章氣益 三過之云也後以君偶之曰一 覽一覽云者尤殺其數 娶于楊繼于段封大理評事木義官米其二子大理左 西原王為誌墓馬君年止七十二距解官幾二十年始 納君王後終教授雅有威名終身不昌言為敵君葬城

とこうをという!

宁其女與孫女雲表雲章其曾孫也大理又與子言君

主奉集

族之人與其鄉人往往折負償之券嬉笑臨之擅丘壑 紀孝天至至老歲時忌莫悲啼如少時散所藏以家室 高也苟不役於物者或能之至其大節憲憲在人耳目 之趣於壺觴歌咏間有止庵先生豪行于時此則君之 當時大臣不徒不嫉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朝 天下事如君者而天子又能聽之不徒聽之而又用之 騷動日入于多事矣而疎遠之小臣有能奮不顧身言 則有不在是者於乎已已之先變未釁也而四方亦既

多次四月全重

卷十九

墓始予遇廷舉于太學秀而脩雅啖肉不盡献軍辛之 一蒼梧具孺人進士順德令廷舉之母處士英之妻駱志 禁之女也殁且葬今七年矣廷舉始克以狀乞予表其 之能災者豈無自哉大理巧表君之墓子於次第之末 而言猶不壅于上聞也故雖遭是莫大之變而卒亦莫 夫正所以旌君也 因併載是以志敵國外患法家拂士之有益人國者信 具母駱氏孺人墓表

欠三可臣 二二

圭峯镇

味少所御尤不樂戲弄百玩本其自曰吾母教然今既 沐也丙申歲廷舉遘暴疾奄奄神魄確殊無幾羣叔欲 泣于曰先君蚤世時吾母幾欲絕以廷舉故少能支然 然如是者庚子得鄉薦乃止兹不酬母志大罪也間當 往矣與之語穿貫經史若炙輠然曰廷舉少失怙恃吾 母以生遣學學官門數獨治女事因督誦讀五鼓復 具櫘止吾母禱樂費卒不得營益急枵腹自朔旦達聖 猶三年眶睫不時獎闔扉屏接見衣締苧蓬弗櫛垢弗

金好四月全書

|哺如堵而其師賓問遺率如常不以展摩叔澣滌級級 與鄉人祖矣而母尚何歸即時家已索莫歲連大稜仰 污關趿必號而責之然亦未嘗顯撻也於人介取而多 除敢更完字不肯驅者不後他學子惟少懈防護至綻 曰渠何為者而何為者即不逐晷自策勵流而日月當 以活不肖軀至兹成人當指隣貴歐轉運第扁思榮字 晝夜不少瞬諸母更番选休弗能支嘆曰神也廷舉賴

大三日東 Asta

予他學子有以書遺及举者軟怒還其家不 留宿尤不喜

圭奉集

兹状合也聞於專人詎一二且目也予無以拒之矣抑 哉嗚呼廷舉所以悲而重為知己告馬明年丁未廷舉 雜逐游觀以為俗惟吾母酷惡之及今亦有化之者而 金少世月十十 紛華熠燿嫁來之衣三十年尚擔如也花晨燈夕梧土 柳嶺歸拜墓下欲買石刻其事而狀來予憶其前言與 與吾同登進士第又明年戊申出令南海上由洞庭上 此其凡也不知古列女何如耳而壽止五十天竟何為 肄史館者也假而筆予屬也續更生之序敢讓乎雖

飲戲弄百具染及贮隷為楚越交巨鎮然其利之擅皆 萬室陶天下自景德之陶威而諸陶廢天下民用日仰 黄德恒諱東奏浮梁處士也家縣之景德鎮鎮之人以 然有子矣不但已也墓隧之碑庸追知無掀揭天地者 甲品設行監其地以故互市日繁貨泉流潴而四方謳 于景德挟其有與技來集至天子亦出中官監製上供 為之乎書而歸之使刻石以俟 浮梁黄處士墓表

大三日年 江南

主奉集

宗之貧且厄者為率而口不顯及楚之俗敢貴富者之 **曲成之不引任為已德一弟東忠終身賓之不忍分割** 瑜年生事倍豐產沟沟者處照息務匿人垢廠而婉導 墓夜坎之内父母骸其中思齊馬曰侵地中之者立家 為射利買多怨或為市習所染時因事陰割已蓄以歸 屬統宗衆方以讀書用世為的尤以意示宗衆無逐隣 土其鄉之豪也黄氏世不酣據之處士生首建之行第 禍敗祖一常遭之犀沟沟擬發驗處士付禍于天不動

金いりロアノココー

とこうられる 黄氏之與也子琳孫萬峰獻城孫女三曾孫男六弘治 衢而橋亦廣之稱是鄉人至今德之名之曰步雲橋志 縣舉飲入縣飲飲已明日入謝謝已屏出跡每出鎮 甲寅十二月四日年八十九卒葬里之唐塢其科則孺 以為祥門之左故有橋上度馬或陸宣德中割地以為 且數日最晚以齒學賓鄉飲孝宗初思預冠服歲時 勢不可而自電取析券內賣中城之棲梁木上泣 而苦俗風簸煽輙蹙額弗寧竟堅鎮之延及白首以 五峯体

資利近便田宅自殖馬者忍自其兄弟親戚乎侵之曰 後暑不求風寒不求與玉嵩與城期于有成萬塞不通 祖墓築堅久弗忍内銘矣謹舊石馬俟樹表也予尚難 乞如子在告者正德丙寅秋自臨湘來上考功第請曰 事醉予得告歸使日月至乞不置比復館萬巳宰臨湘 於遠近吾百里則無之貴弗掩是馬爾子曰世有奸雄 之乃涕泣言曰萬微祖無以有今日遂盛言其游心振 人朱氏也始將葬萬時以鄉貢士試京師乞銘予以館

多分世位 有量

至于今正德丁卯凡三十七年自辛卯距正統丁已始 成化辛卯某月某日姜孺人汪氏卒葬里蓮華石之原 **遺之與因次萬狀為表界之歸鏡諸舊之石** 然處士不為衆之所遺其遺也乃若是其諸異乎人之 以遺吾子若孫其子若孫有能卒享其遺者乎萬之言 女于姜氏壁在姜氏凡三十有五年生紳綬綰男三女 八獎鳳清溥汎浙泓孫七孫女二自丁巳距永樂巳亥 姜孺人汪氏墓表

とこうシ こいう

主峯集

大家在湖以東俗好炊熬菹醢脯臡銹劇根實為百物 釣來聘者孺人切已知簿之姆如母言日引同事外雖 狀出飲賓為名馬而閨妹類日繡組聲纓海諸州族若 韞琢凡三世益孺人曾祖祖父也母縣馬鞍山徐氏 故 之汪獨威于弋陽國初迄今稱長者曰庭實曰朝章曰 **歙故王裔多布居歙婺弋陽之間遠有代序而自西里** 是其生比卒得年者五十三汪英濟王裔也王始迹于 不違而心竟惡以巧作鑿其真曰不有內則者在習子

多次四月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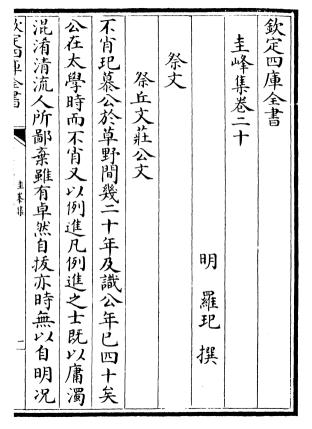
骨肉之爱終其身如初壁以疾卒館方六歲有奇氣出 家施之而自慶汪之有孝女暨遠終之哀比諸兄弟其 賢婦賢婦雖其父母口不宣言然亦幸姜之内政自 其 於下斬若官署見其隣過親英與講貧下嫗叟具貨曰 之乃與學訓出教德平多其歲時如在顏面或遇代過 家周視堂廟壺與鼎篇幕布翼翼垂垂大綜于庭僕趣 益肅於步履而嚴於笑顰姜學訓同里與汪絜文者恐失 之以媒入鰛琢遂許壁既歸姑馬氏喜得婦以內事付

大三日日 主事事

識與不識為世悲之日王卿王卿王卿云者其字也始 寺人宗姦蹶而復起守荒城計推女猛奄至之鋒如掃 念曰吾以是兒昌此室逮疾華猶在念館時未室出金 諸兒心存之而不弄以他物興居食飲意向以矩度自 多月四月 全書 蓋曰以婚爾綰悲率由無怠至起進士官南臺御史發 王卿病豫處分立諸子曰爾哀吾之死即未若哀爾祖 屬當一面以起天下之懦而遽以河南按察使死天下 敗葉事聞朝野股栗其完也坐壽苓苗卒定两江時方

庶幾覽者知有是子必先有是母也清鄉進士暨沢以 她之不傳也我死母以羅太史銘若爾吾哀移以表爾 乎死不忘親吾其何辭遂次所授劉絢狀付歸鏡之墓 祖如之墓吾與目矣至是請果走汎來如其處分語於 下聚然孺人之澤方瀼瀼云

欠三日草 八号



盗名者皆屏息飲藏惴惴然恐露頭角如素負其妍而 落因憶之餘如不肖者尚何敢影響於公乎不意公之 身也若微公也則將委棄沉淪於昧昧中與無是身等 知何以得此於公也不肖之心自以為父母生之有此 濯以清波襲以芳馨而又風而飄之不肯至令靜思之不 包荒納污遂以盈尺之紙瑣屑之辭援不肯汙溝之中 夏未自决者惟恐鑑之縣于前也况退外寡昧兼以荒 公宏博雄大之聲又先有以蓋吞一時而凡私相標榜

金グロルるる

來拜公公首肯前語不肖感公之不疑也凡懇童一再 耳而父母亦何賴馬用是思欲效終毫之報於公前年 丁先人憂家居私作一書首以公歸為勸情頗激烈及

大三日日 在

主本集

之名在後世當必有聞而與起者不肖何足以知之因

為私抄以成公志公之喪天子使臣護馬可歸也若公

不肯將與將見成之而刻以行又將出管窺之見揀以

之去志雖久决矣卒亦無如之何而至於此公之文章

上皆從更不敢依違同於衆人然天子方確然留公公

金月四月月十 於乎凡人仕不得於君禄不逮養其親教其子而不能 龍飛之首有仲以吹箎矣而伯又繼以吹燻逮夫明農 若乃紆金垂紳入兮以寅出兮以昏高振國手保聖躬 以成身罷則無所於歸而食貧是皆有憾乎於其為人 拜奠之項涕泣不知所云公尚鑒哉 于天間有母在問食大官之膳而白頭出則以魚軒當 (飽及比鄰噫吾未見其人也於先生獨云然人寄 祭仲松東先生文

常然有餘者誰數夫子也人亦有言若睡以宴私牝鳴 於乎靈之為兒比及勝笄既笄來歸所不及知及夫子 子也於我友也重以文真馬伏惟尚饗 "陸誰之不逢即我二三子吊于祠部之郎祠部於先生 以生母恃以終子仰其教憐忘其窮令先生忽如是也 にう声言 驅何物中秘汪洋而能過,窺古稱三長為作史者之樞 有聲奮翼南畿以其鄉書唾手禮聞與天下士大廷齊 祭故吳母沈孺人丈 圭峯集

|緊其志之勇與不勇有豪傑之才生于其家難遇也而拘 子之不獲訣於其廬天乎抑人乎南天遥遥安能止夫 一年六班作老是宜南院之行留養舅姑何遽奪之 件夫 于時雖有剛陽孰能與於斯噫是非女德之良者乎副 之以朋疑雖畢竟於遂也然或無以快其超然之高此 人有恬退之心以立乎其位難能也而休之以利害掣 子之悲聊寄莫馬且将以解尚饗 祭封少詹事翰林侍讀學士王公文

金片四月名書

固堪然殁與生同况夫帝有思言葬公祭公於平威矣 者尚數十年非勇者乎育令少年先生養為聞人晚成 天然之全此緊其父兄之賢與不賢若公之仕也題題 之以世類祖之以習尚雖畢竟於成也然或無以完其 也有陰翊世道之功踰產望產之壽宥詹學士之封生 如是乎是可見公之勇也足為世之仕者之的而其賢 醇儒以道德文章重天下時且緊以升降也不賢而能 不合起然而歸無復顧忌而且優游於山之巔水之涯

次已日車全書-

主峯集

を見せん べこ 受勒辔納之劇達一日十里我日東顏有子足恃恃而翁 鑒哉尚饗 又可遂已即聊因先生之奔喪也陳詞而附奠馬先生 **玘等十五人者先生之門人也飲泉花木可不知所自** 談動輙以此翁笑不言其亦有以我告南歸心疾於矢 於乎徵伯吾深望子謂子崛竒駕以勇駛不類見駕甘 即既曰知矣而不能執紼以送公也徒成浩歎而已而 祭李徵伯文

威聲黃熊蒼兕矧參釣衡其又肯已噂噂沓沓逆天干 拆理營彼美錦陽以紙類我欲玉之使試婦揣我歸三 不可死且信且疑當食失七凡令之人有父在仕作其 年如坐井底影響昧昧懲彼搖尾意子如鵬已同風起 微子經管殆或中止騎而顧我我覷子齒少不宜然而有 邦其與矣我其北來哭子凡幾喪明者誰白頭孔像大 紀維子情情類寒畯士敬不妄譽慢不妄毀人人則然 忽若有聞恍在夢寐云子何如恐或妄耳子不可無子

欠日日東山島

圭奉集

皆是找選我剔期壽於梓維子勿怖爾叔爾弟曾祖祖 能使生不竟於蠻方又可謂幾於知幾之神生能使呂 又可謂之有識翻然乞身未及其年可謂之善遯而卒 嗚呼公也能以猶予魁天下可謂之善教而豫處其然 子飲子聽有如易水尚饗 母子聽藝使茶陵李氏母伍庸鬼有酒在觴有帛在篚 合群叶子亦在啓從先人居是謂受祉子有遺文寧必 祭費祭議文

金ガロルろう

而遽大還士林凄然吾悲孔酸登堂真馬文以代言尚 吾得而友砭愚訂頑非母誰使之陰德母賢陰所其年 鞠子非艱教子之維艱教子非艱成子之維艱子也在 是以過而祭公公其享之哉 たい丁戸いい 國蔚為士元匪徒士元氣盈區寰其在於古奚有馬班 於無窮也又可謂之入人也深鳴呼吾不暇論其它也 梁之民戴之如父母可謂之仁而没能使人廟而食之 祭費安人余氏文 圭拳集

失先王我方知兵與公相忘晚同史事日益親公知公 瓊距中原海天萬里誰知有瓊知自公始公學如海其 金好四月全量 宏其深孰測其底孰探其琛公識如鑑聽物之來豈惟 為人自始至終公之大用維天子知既已老矣懇懇以 公始來時重逢一儒今四十年天子三孤公始來時我 鼠豹龍肉鶴胎孰為公文布吊 叛栗孰為公心虚堂空谷 祭丘文莊公文图作

屢朝四宫后有殊錫帝有崇封寔倦含飴書思先王違 後子壻孫甥三公群伯所父衛率咸侍巾帼踰產望耄 敵庭姦權厚顏國有忠臣家有烈婦立孤嗣爵兵符肘 作之合天王女妃連以王牒王亦孔武當天步艱首死 延陂有支大鹵之鄙其疑其鍾大宗有子有赫英那天 **偕公以歸我奠以丈而寧不悲尚饗** 辭辭而不獲遂益其疾乃于邸第奄以易竇弱兒孤孫 祭英國太夫人文光作

大三日見とき

主奉集

侯囊中物耳別及真主正大位又能深自晦藏屢孤召 宗祧于殺人如刈管蒯之隙用以待天下之清大公小 我及我實多不腆致真其悲奈何尚饗 荣神遊維帝悼傷命中貴來且轉且中宗伯司祀司空 辟瀕九死不得已乃甘隱下僚竟終于位蓋關點其地 卜兆惨惨太師執喪哀毀予末小子偕施葛繭此我恵 夫神當天造草昧羣雄逐鹿之秋綽能布的才猷克全 祭自祖司税公文任所過而祭之

金为四月月十日

於平宜人生也有夫之封有子之養有孫之賢有八 四龄之毒亦既多社矣然而不必他州常之四封容有 北上特假道馬敢就易簧之所陳獻特牲暴白前志惟 神孤遠之魂洋洋如在以慰曽孫之思尚饗 所發此其始也玘前過茲地尚有衰服不敢以祭兹當 以稍先陛百年于兹玘方竊有禄位實神之遺将大有 而司稅其職也時神之子曽孫之祖以三尺之孤克還 祭吳太安人丈 主奉集

欠己の車と言

|泣請于朝以歸省及既殁也遂得以視其殯且葬馬則 志也敢因以附真馬尚饗 等於其孫之泣請時甚義其行况同年也同官也且同 其哀也人莫不知之雖吾君亦知之於乎可謂城矣記 夫觀世之人多美則禄雖否亦樣多智則舞雖否亦舞 之義與將來未可必也至於老而病也病而劇也有 孫 不歇義與它州或所無也是所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祭都給事中屈引之文

金ガルロガノニー

者又殊未可知也吾黨知之深者能不為之悲哉痛於 言是已於乎引之有立德之基而施未完有立功之漸 者不死之令名也而古所謂不死者有三馬立德立功立 之而不斷其情泊然所以多壽考也引之果無是乎然 こくこうう ことう 而位未充有立言之為而畜不以發則世之所謂不死 也引之果有是乎貧能安之而不求其心退然羸能攝 則令終而壽也其引之乎而今也至於斯何也抑壽也 主奉集

處顯類縣孰顯弗縣遇進類競就進弗就所以鮮令終

執鄉之餘缺之其有知乎哉寧不亮吾黨之悲也哉酒 殺在陳尚樂 奮而輕蹋其翼人資其用而若推乎枯以若而人如死 嗚呼朔方兵衝也人挾弓矢廼業詩書人情疏欲 廼與 之貴而列御郎署其在邊關是為優乎然某有聞其聲 可贖世百其夫而曾未及下壽溘然長徂雖然享令子 **義俱歸人之女存人之孤葬人之死活人之軀 巳用以** 祭胡封君文

多定匹库全書

鳴尚饗 匪造其廬况能執縛而輓其輛車惟寄奠而再三兮悲

祭謝約卷先生文

政莫如猛鄭僑有言公始臨我利斧在前孰為鬼蜮以

其人尚累不懾人亦有醫觀公於初如以稿葉投之紅 **通找公而不摩爛不貰爾儂亦有大青不製於法苟全**

鑪及政之成學有新廟公亦勞止以教以詔山行水宿 何有害災有乞水火里門夜開公既去矣今三十年殼

主奉集

是其角嗣目而貴且賢也生而制命一章死而學士銘 養京邸者二年壽凡八十五年是其閱世久而多祉也 鳴呼太孺人稱未亡人者三十年封太孺人者三年就 奈何民惟公思公亦可作公在九原公面如昨别有令 破點出拚飛戾天縛殺長吏覆城亦多今之為吏東手 多分四月全書 男二人孫男女六人魯孫男女三人中為御史者一人 子奔公之喪奠公有文以寄不忘尚饗 祭周母文

たことの手という 謂全人也哉如是而返葬于故丘道出于都門當銘旌 那女師懂僮珠被烱烱翟衣君子偕老扶善獨違而遽 維宋之子歸鄭之姬今也壽母昔也令妻為國命婦作 之一奠猥以文字為職不可以無言也尚饗 詩凡百章是其表見于世彰彰也嗚呼若太孺人可不 奠文一章諫垣奠文一章詞垣奠文一章哀詞凡一章 一章 棘寺行實一章公侯丈武大臣奠文一章同臺 祭鄭太孺人文 主奉集

慈維帝悼念許畢其私袒括徒跣登途南馳我二三子 告同瑣聞或附驥尾北面形葬義也同氣忍能不悲不 名壽考令終環松四境孰與比隆亦有白首司天下平 地下先驅狐狸乃驚符臺五内崩離泣血叩閽臣失母 於乎夫人之生也有踰產之齒有鼎食之養有淑人之 封殁也誄以命太史祭以命宗伯葬以命司空恩數榮 腆寫真靈其鑒之尚餐 祭王大理母丈

金月世月百十七

大三日事人は 盥河腎肯寔念母之劬若夫公居絕苞苴之謁投閒無 就烜茶而與世竟爾崎嶇憶昔執鞭迓馬寅賓父之入 之者强弩之穿魯縞沮之者糞九之混隋珠故於名日 之躊躇滇娛巴羌将已乘而何陋匿名飛語疲屢洗而 維先生楚産也晚為翁而秦居將相材也而抑于州縣 不污華人息肩於重役之後驕帥即擒其私謁之奴薦 累累齊表街邱南行再拜望 真維靈之歌尚饗 祭鄉貢進士儒林即合州貳守高公文 圭峯集

嗟夫世之矜持門户多矣任學行者非周則張或自以 金人口人人 非梅則黃或自以為李杜論史學者非壽則競或自以為 情令器不勝馆四當族車之行群然一酹尚饗 **颜石之儲有子而登於上使多祉而食乎天厨將為麟** 為程朱語文章者非柳則蘇或自以為韓歐談詩歌者 為鳳以遨遊於世忽來彼白雲將何之乎凡我朝神係 遷固其所以自待者可謂厚矣而世卒奠之許馬者皆 祭匏庵先生文

之大者於酹真之間不得不告以附公於宴漠之表惟 事耳又何足為公之修短也即某等公門下士也撮公 公少多而公既有以自毒者如此區區之存發奄忍間 公鑒之尚饗 若公其人乎然則位不滿其德用不究其才皆不足為 者然不可以欺天下而實大者雖欲自掩而卒不可掩 是而人師之世卒未有異同者蓋其實不足而外自師 是也維公於是數者不自以為名而名歸之不自以為

たいう見いい

特某等尚羈縻於留務而令于昔當連署於留司謹因 位齒又望乎大產之尊於是而永世數則為天之佚之 未嘗不欲仕也自夫學士之弟至為學士之父有用世 金分四月至言 已食用世之報矣公盖未嘗不仕也鄉進序於大賓之 之託矣公可以不必仕也自素封之君至為實封之君 維公自泮宮之秀至蜚澤宮之英有用世之階矣公益 厭世數則為天之息之無不可者也亦何少多於公哉 祭吳封君丈

始封溝并然松楸鬱然噫亦威矣哉玘等不獲與於執 然其生也孫自之侍班然其殁也媚賓之哭縣然自今伊 たこうしょう 幸邇令子之温然雖望慈閤之杳然亦得懿範之凝然 與聞內則之肅然在躬也命服之擔然在函也天章之爛 風而寄真公庶來格而來當乎尚饗 後謹陳詞而遥莫馬尚饗 祭復庵楊先生丈 祭封太孺人黎母文

以方舟氣之升也則雲雲之降也雨下土澤萬物三州 疏之子之生也後慨不及其時見負备荷鋪者之奉鄣 於乎正學之源其煙也久矣先生方其少也力任濟之 **迅極而瀦瀦有大小萬頃之陂是亦足矣可以灌溉可** 流之瀑于千仞之崖也抑孰得而鄣之也哉然水之性 之也他不足論也謀痊忠骨於懦夫縮頸吐舌之時其 百川而東馬所情者不至海耳人亦曰有後昆在不必 民則亦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矣其朝宗之勢益既會

多好四月全書

霆以從于險不循行數墨而一於夷故雖遭勒停而未 遲不高城深府以為異不破畛決域以為隨不礦風鞭 矣外之旬宣度支之是寄内之殿最神人之是司時有 **升降位有崇早不機發天激以為疾不知雄守雌以為** 於予公之殁也年已六十六矣仕四十年矣歷十一官 於其身備馬而以壽考終命復何憾即令子與子二三 子遊又同官於斯也故率鄉之在仕者一寄真馬尚饗 祭工部張尚書文

欠己の 巨心与

主奉集

嘗戚戚及再起廢而未當怕怕於乎公不可復見矣而 金为四石 石潭 絕輕之歌以其講張負重則屢荷鑰孔長孰不曰垂橐 維公專産也天閣是翔奇質也館閣門攜委珮兮宵垂 而入公獨念体之用光產可以望温其無常爾舉桓楹 垂以宮露橐琯兮朝鼎鼎以當陽點披之斬為涉疑似 **関彼幽堂留司在位率酹一觞尚饗** 凡在僚友於奠公也其誰不悲尚饗 祭太監傅公文作求

火足口事 心雪 始王其在兹神伏惟尚饗 一奇骨已著靈標志清民喝死益吧城廟食百裸日騰英 **令幾霜星帝有明詔守土之臣爰度爰葺易陳為新告神** 飆我祖我宗德神之靈益崇其守益隆其稱弗革而 地 之儀祭于物封忠烈武順的靈嘉祐王之神維神天子 大明正徳二年七月壬寅朔二十四日乙丑謹以庶羞 祭簡郎中文 祭嘉祐王文 圭峯集

於根盤節錯也至于良王多毀利器必折自古恒恒 神見于山川然也其在位也而大有聞者利器之無擇 而尼之者得乎夫何適轉武銓遠以殞什告是失一公 截即欲伏而不出乎不可得也及出而在位 藏 是可 維靈伏而家食時公輔之望既已起于鄉問而達于方 多プログノ 輔之器不獨鄉之人其悲凡有識者亦不能不惜也竊 不冤之譽鐵面之稱人人知之其於公輔之進即欲忌 因是而譬之其在家也而不能拚者王之韞于石而精 卷二十

喝也而兄既能得之於青齊弟又能得之於百學雖然 於乎憶肯思禁之宴吾二三子之遇兄也與兄之弟也 者以慰馬靈其不昧尚餐 司冠互矜其屬之有才傑也亦莫若天下士之難可恐 而望之日将來之稷與禹也既而各種務於郎署宗伯 自爱以為得郊與祁也軾與轍也握手以相歡悦也期 之獨今沒哉某等敢於臨斬一奠而道其英之為而為 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矩庵文

欠こう巨い

圭峯集

ナと

躬而乃爱茲顛越誰無客項中年胡像所遺子子所最 矣暨兄旬宣最功中及轉輕又皆企踵謂将幸祉丁一 金牙四四名書 恨者群吸水而倚于未亡屬終事而誰經紀乎大產嗟 木實繁者其枝折前四載也兄與吾曹已流涕而嗚咽 若是其烈也今於靈畅啓行是干載永別也羞觸在陳 衆蓄之東又安能噤不言馬以洩也尚饗 乎吾二三子始之期之不惟般之而兄之所遭惟者何 圭峯集卷二十